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五目錄

保治成化

諫元宵燈火疏

章懋

題弭災脩德疏

姚夔

陳政治終始疏

彭韶

乞取回王太監疏

王恕

扶植國本疏

林俊

附端峰存稿一

邵銳

附端峰存稿二

邵銳

附送劉給事中巡撫山東

楊士奇

附葉伯巨鄭士利傳

方孝孺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五

新安黃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保治成化

諫元宵燈火疏

章懋

翰林院編修臣章懋臣黃仲昭檢討臣莊杲謹奏  
為培養 聖德事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  
閣遣郎中韓定持小揭帖到於東閣及史館分與  
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節令各賦烟火  
等詩以為上元賞翫之具臣等各授一帖內開烟

火花燈等項面帖詩讚題目仍今照依舊詩格式  
擬述進呈及觀舊式俱是玩好之物鄙褻之詞甚  
非所以養

聖心崇 聖德也臣等竊議以爲此事必非  
陛下所爲

陛下以天縱之聖日新之學游心經術邁跡堯舜  
凡所舉動必欲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方即位  
之初首下溫詔赦田租絕貢獻蠲逋負停不急之  
務與民息肩又開言路凡 朝廷政治得失軍民  
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天下欣然以爲

陛下應天心承

祖德而所以太平萬世者在是矣及觀去年以來  
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  
節今宴樂每歲常例也一聞廷臣之疏而隨罷頃  
因災異勅諭羣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皆臣等目  
擊耳聞未嘗不拜手稽首稱頌以爲

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自禹湯以來未之有也  
在彼者既皆

陛下所不爲則烟火之事臣等又決知  
陛下之不樂於此也今日之舉或者

兩宮皇太后在上

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歡心非爲一身娛樂之計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爲養也臣伏覲

兩宮母后恭儉慈仁之德著於天下坤儀貞靜舉天下之珍奇玩好皆不足以動其心豈以烟火爲樂哉况今兩廣弗靜四川未寧遼東雖云告捷然虜情難測尚費區處不可置之度外北虜毛里孩包藏蛇豕之心窺伺間隙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一旱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尤多未易悉

舉生靈嗷嗷張口待哺雖蒙優詔賑恤然公私匱乏計無所出可爲寒心此正

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

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臣等又知

陛下之不暇爲此也至如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爲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詞豈宜進於君上若不取法於聖賢而曲引宋祁蘇軾之教坊致語以爲之皆是以三代以下之君望

陛下而不以三代以上之君望

陛下臣等遭遇 聖明發身黃甲叨與庶吉士之

選

陛下養之翰林教之誦習六經師法孔孟二年於茲矣近又授以今職感冒國恩至隆極厚夙夜惓惓相與戒飭惟恐曲學阿世無所補報於萬一何敢爲此鄙詞上瀆天聽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臣等又嘗伏讀

宣宗章皇帝御製翰林院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今烟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即

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於

陛下之前且知其不可猶順而爲之是不忠也知不可爲而不以實聞是不直也不忠不直臣罪大矣古之帝王盤盂有戒几杖有銘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兢兢業業惟懷永圖雖在芬華靡麗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戒謹恐懼操存省察以致其精一之功者無所不用其極誠以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惑於目則凡侈靡之色皆乘間而入矣一惑於耳則凡侈靡之聲皆進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矣天理人欲不容並

立若曰上元之樂乃微事烟火之舉乃細故此不足爲 聖明之累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若於此一事厭常喜新之念興則他日之甚於此者將無不至不可以微事細故而不之謹也且漆器之作何損於德而舜則止之旨酒之甘何害於事而禹則絕之露臺之費不足爲奢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於是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臣等伏願

陛下寬鉄鉞之誅採芻蕘之語將此烟火等事一槩禁止不使接於耳目而移此視聽爲文王之視民如傷爲大舜之聞善若决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可息災旱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夷可以賓服億千萬年享太平無疆之休則

陛下之所以奉養 兩宮者其孝豈有大於此哉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以臣言爲沽矯不以臣等爲迂闊使天下後世知大聖人之作爲出於尋常萬萬是非臣等之幸實

宗社生灵之大幸也臣等昧死以聞

再災修德疏

姚夔

切見今年春抵夏天氣寒慘風聲叫怒揚塵捲沙陰霾四翳日色無光近一二日來黃霧蔽天晝夜不見星日况今四月中旬雷不發聲考之洪範庶徵恒寒恒風急迫蒙昧之徵也月令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傳記又謂大風黃霧白日沉沉政化未明之象又云雷於天地爲長子主發生出則興利人君之柄也當發不發則號令失常所致天道如此驗之人事必有所因邇者建州殘賊要結朶頰海西窺覬邊境北虜卯里

孩藏形遁迹謀未可測兩廣地方瘡痍日甚荆襄流民壅聚日多加以湖廣江西去歲荒旱無收浙江處州近日強賊流劫四川雖常告捷郡縣賊徒蜂起大軍尚未班師四方事勢無時寧帖百姓供給日見勞瘁倘積久不爲之計患將不啻如目前者人事如此天其或者仁愛

皇上因以警動之乎恭惟

皇上受祖宗付託之重光膺寶祚敬天卹民任賢圖治無淫刑濫獄之慘有聽言納諫之美純仁至德人慶神權天休滋至式克迓承凡五年於茲

顧惟臣等俱以庸材叨居重任曾乏片言隻善啓沃聖心輔成至治用致人事乖而天道異罪重丘山不容逃遁雖

皇上大德不即加誅而臣自揣實切愧赧日夜憂惶罔知攸措是用併德同心懇誠瀝血撫取國計之急切者一二上陳伏惟

皇上春秋鼎盛之日正嗣續繁衍之時奈何震位尚虛切係人望天與

祖宗之意固自有待然臣區區愛戀之私有不能已前代遠事不敢援引竊見

英宗睿皇帝臨祚以來克遵祖訓以御家邦而慈懿皇太后貴妃宸妃以下皆有關雎之德螽斯之美所以子孫衆多本支隆茂伏乞

皇上脩身養德感天格祖思國本之爲不輕思宗社之爲至重思聖體之當慎惜思聖愛之當均溥將見六宮奉職則百斯男九廟降祥本支百世實爲天下大幸然此事自

陛下身心上用力非求神奉佛所能致也若西山塔院勞民傷財宜在停罷阿叱哩之流惑世誣民宜在斥回其餘府庫金銀綵段俱是民間膏髓不



宜浪自費用內局諸作匠役未爲重大勲勞不宜  
濫與官爵此皆足以感傷和氣而召災異者也先  
儒真德秀有言人主修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虫草  
木亦得其所此言誠爲至論伏乞  
皇上奮發乾斷痛自省改仍乞每日視朝之後依  
祖宗及英宗皇帝初年未足疾時故事 駕詣  
文華殿留心講筵裁決政事開誠心布公道以來  
善言親君子遠小人以圖治化凡一服食之所一  
言動之間悉依

祖宗舊規如此而天意有不回災禍有不除臣甘  
當萬死不辭臣等區區忠誠所激不避忌諱伏望  
聖明監察臣等不勝幸甚

陳政治終始疏

彭韶

臣伏覩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詔書內一款  
凡朝廷政事缺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欽  
此欽遵臣忝備員風憲之官幸遇 聖明憂治之  
日不敢自諉在外隱忍緘默以仰負  
明詔求言之意謹以政治終爲

陛下陳之夫更新曰始成功曰終使政治常新而  
不失事功常勤而有成雖堯舜之盛不能外矣伏

聞邇者星變既發於歲暮又形於正旦此天心仁愛之至欲

陛下善始善終而示於不言之表者也蓋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天象兩見於此豈無意哉昔唐太宗時魏徵獻言有曰

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十事太宗嘉納至今稱爲盛事臣愚妄謂今日之治不在他求惟守成化之初足矣茲於歲首廣開言路禁止奢侈斥逐異端杜絕傳奉次第施行所謂漸不克終者非有如唐太宗之多然臣子之處心無已所望於聖明者不止於前數事也伏惟

陛下嗣位之初廢立中宮特詔天下正家之禮嚴矣數年以來聞諸鎮守內臣貢獻土物於皇妃位下或加中宮之上又褒陞其家幾與先帝時后家相等此

陛下正家之禮有未終者也悠悠萬事惟此爲大天意所以不豫人心所以湮鬱殆爲於此臣伏見陛下至聖至明若俯念四海爲家之義少納臣子家衆之言以時裁正俾彝倫攸叙則陰陽不調災害不弭未之有也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稀簡

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於近年日有增益聞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於古未見其比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罪所求能得所請輒從此

陛下憲防之意有未終者也夫貴近之臣人所畏憚久預外事便成重輕臣伏見

陛下臨御歲久洞察事機宜及此時斟酌裁省俾內外事務各還職守立爲定制以傳於後實萬世無疆之休不然異日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雖欲更張不可得已成化之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

儉約之德著矣至後數年鎮守公差諸人爭求珍異以充進貢海內臣庶實有憂心茲者又詔鎮守內外等官貢獻方物悉照天順三年以前例行不許因而科害軍民竊惟天順年間無事之時今遇災荒乃警戒之日古人遇有天災皆欲減膳撤樂豈宜轉令貢獻此

陛下持儉之德有未終也先儒謂好貨之心乃天理之所有人情不能無然公劉好貨與百姓同之故國富而民足今前項官員不過剝取軍民之財以充貢奉之名豈有出自已物哉而乃水陸勞擾

人畜疲頓怨歸公家恩被私室誠無益也伏望  
陛下畏天是圖將此貢獻盡行罷免則天下幸甚  
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慎至矣至  
於近年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輔臣無故而  
加保傅寺監衙門多以高官兼掌及其致仕恩澤  
又日與之米歲給之力無非所以禮大臣也然以  
是施於忠賢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焉行之則  
人孰不思阿順從欲以圖日後之恩寵哉此  
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自古平治天下責在  
大臣苟大臣自任既輕百司從而觀望後進一律

世事將何賴耶伏望

陛下慎重任使必忠賢而後優禮有勞烈而後加  
官不惟其官惟其人則羣臣幸甚臣聞因事爲功  
古人所貴即其已往而慎於方來斯謂謹始而勿  
失則德澤加諸當時聲名昭諸後世所謂善終書  
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此  
真陛下大聖人事也臣殞越妄言不勝戰懼之  
至緣是應詔陳言事理具本順差辦事官李錦賚  
奉謹題請 旨

乞取回王太監疏

王恕

據江東馬驛報准前路遞到欵差內官監太監王  
牌面爲公務事當職前往南直隸浙江江西等處  
公幹先遣牌面前去仰沿途軍衛有司驛遞巡司  
等衙門官吏即便抄牌預備廩給口糧馬疋車輛  
軍民人夫等項差委的當官員管領聽候應付拽  
送毋得稽遲有悞公務惹罪不便所司官吏敢有  
指以饋送下程爲由因而科歛軍民財物或體訪  
得出或被入告發輕則量情責罰重則枷釘解京  
奏聞區處或有假稱當職處陳告以憑懲治沿途  
遞牌衙門不分晝夜火速差人程遞前去毋得磨

擦牌面字樣如有模糊就便寫記驛名開申到職  
治以重罪先具抄牌官吏不違依准繳來仰將此  
牌程遞送抵南京會同館收候當職按臨至日通  
將各該官吏不違依准并執結連牌呈繳施行等  
因據報臣始則以爲朝廷軫念淮揚蘇松等府地  
方饑荒軍民流亡恐臣等奉命不謹莫能區畫賑  
貸以致失所特遣近臣賫內帑錢物遠來救濟既  
喜且懼者累日已而傳聞太監帶百十號馬快船  
隻裝載私鹽前來河南收買玩好之物雖未委虛  
的第今大江南北饑荒殊甚斗米直七八十錢民

有饑色野有餓莩老稚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不可勝數臣奉勅往來提督賑濟近來雖頗安妥而張口待哺者尚多若太監此行爲賑卹饑荒而來則大江南北億萬生靈舉蒙再造之恩陛下盛德大業可以比隆二帝三王而無疆國祚可以與天地相爲悠久矣若爲收買玩好之物而來似此聲勢張皇未免騷擾郡邑驚嚇吏民臣恐遠近傳聞將謂陛下惟珍奇是好而無憂民之心致使狂夫得以藉口非社稷之福也臣以爲當此饑荒之際朝廷正宜裁冗費却貢獻禁奢侈抑

僥倖慎爵賞重名器輕徭役惜民力以收天下之心以培億萬年社稷之基本夫何織造傍午貢獻絡繹奢侈之風競起倖進之門大開遂使爵賞冗濫名器混淆徭役繁興財力日屈欲斯民之不貧且盜欲天下如泰山之安得乎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太亮獻其名鷹而太亮不可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襜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其事載諸信史後之讀史者莫不稱太宗明皇之明李太亮蘇許公之忠今陛下以上聖之資居至尊之位聰明睿智本乎天

性仁孝誠敬不待勉強可以爲堯舜可以邁湯武  
尚何太宗明皇之足言哉臣幸際明時備員巡  
撫偶有所聞若隱忍不言使

陛下不知而天下國家受其弊豈忠臣乎非惟有  
愧於臯夔稷契伊傅周召豈不有愧於李太亮蘇  
許公之輩是以臣不避斧鉞爲

陛下言之者非爲身家計也爲社稷計耳惟

陛下留神深思速返其使併將前數事與臺閣大  
臣從長計議作急區處以安天下社稷幸甚生民  
幸甚臣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扶植國本疏

林俊

臣惟君人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  
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  
繼食野熊入城監戒之昭莫此爲甚而醜虜陸梁  
犯吾北鄙邊氓騷擾戍卒咨怨誠不可不爲之慮  
也臣愚謂此尚手足之疾耳陝西山西河南連年  
饑荒陝西尤甚人民流徙別郡及荆襄等處日數  
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可者十去七八倉廩懸磬拯  
救無法樹皮草根食取已竭饑荒填路惡氣薰天  
道路聞之莫不流涕而巡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

既知荒旱自合先期聞奏伏候  
聖裁顧乃茫然無知恣不加意勢至若此尚猶顧  
盼徘徊專事蒙蔽視民饑饉而不恤輕國重地而  
不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  
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救焚拯溺不可少緩者也乃  
者太學生萬安等具言將生員人等納米是固救  
荒之一策然此等欲事輕賈則彼地空乏買米無  
從欲他方轉運則困於刼掠道里難進臣恐緩不  
及事爲今之計宜下寬卹之詔重欺罔之罪以收  
人心即遣才力大臣并科道部屬廉能等官分賚

內帑之財星馳前往臨清等處聽其地里近便有  
運到官糧或鄰封積蓄官爲顧車裝運無程以行  
隨在賑濟則未死之餘民猶或可及然臣又有說  
焉孟軻有言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  
所不避也臣說一行則可洩天地神人之憤快  
聖祖神宗之心彰

陛下爲聖明聽納之主奠宗社萬億年無疆之休  
萬一忤旨禍止臣一身耳臣何惜一身之禍不爲  
陛下陳之臣聞修養之說恠誕無徵佛氏之教幻  
妄無取故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之世其誣每見



於唐宋之時儒先之論史冊所稽不可泯也謹按  
僧繼曉本一儉險小人市井無賴曩者猥指邪術  
欺誑楚府及至事敗挨拿却乃竄身逃罪不圖自  
新益加縱誕潛住京師多方夤緣謀蒙 聖眷疊  
賜異恩五尺兒童切齒唾罵敢復肆無忌憚惑亂  
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益大鎮國水昌寺巨細  
思之

陛下聰明齊聖斷不爲此是必繼曉小人倡爲誕  
說謂此寺一建則 聖壽益綿 國祚益昌民命  
益永邊疆益寧以此陷

陛下耳曾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  
日削矣以

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 聖譽且  
日損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 聖政且日壞矣居  
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如繼曉之言  
先王之政斷不爲此况萬無是理顧有大害者哉  
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  
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予焉能戰夫鶴之好似若未  
害其失人尚若此伏望

陛下以類推之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

也然縱之者梁芳也梁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排  
斥忠良輔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欺罔  
如趙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爲  
名盜 祖宗百餘年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名不  
足所在風擾汪直莫能過乃復薦繼曉陰求蓋寺  
虛耗內財飛語外謂其極意不肯爲是被  
陛下逼脇只得屈從是畏天下議已欲  
陛下專擅謗耳夫臣善則稱君惡則歸已今梁芳  
欲文已奸而以過歸  
陛下卽此一事已不容於誅矣且天下猶身也賢

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  
肉而引之以疾病臣竊爲身危之臣斷謂粉梁芳  
之身不足償其罪之萬一耳臣德不足信職非言  
官熟知自默可以固位顧乃不自揣量與此二權  
奸臣抗可否是猶蝸觸山蛾赴火已不可言智矣  
然臣惟牛司耕犬司守走獸之微亦以勞而食也  
臣食於  
陛下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感愧無地中  
夜以思涕淚交流謂人主深居 九重利害豈能  
盡知而

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於

陛下也今內而大臣次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欲食梁芳繼曉之肉卒之不敢以此言進於

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使臣復不言則

陛下終不悟

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後世謂臣等何如人秉筆史官必譏笑臣等恐將及

陛下矣昔魏任座荅文侯何如主之問以直觸怒及問翟璜璜曰仁君也君仁則臣直向者任座之

言直文侯悅使璜召座親下堂迎之以爲上客臣不敢過望此然亦豈忍懷不直之言爲

陛下仁聖之累耶臣誠不畏死惟

陛下留神聽覽熟計而必行之則

祖宗之光社稷之福臣民萬世之幸如臣言非是甘受顯戮以昭欺罔臣不勝激切之至

附端峰存稿一

邵銳

繫天下之治理者孰爲重曰公論爲重故公論明則君子進君子進則國昌而天下之理於是乎始矣所係固不重邪大叅張公者曩官御史出按居

庸用備胡虜當是時武廟頗事微行忽有馳騎突  
至曰 駕將出關公即誓死連發三疏請亟還曰  
不然事且不測群小氣沮竟奉以還天下莫不想  
望風采曰毅哉張公不負御史也已孟公論所屬  
如此嗚呼天下當謹於微使正德初造密勿大臣  
克體遇巷之道善爲之圖逆瑾未必遽橫瑾橫矣  
必欲盡上適意然後可以竊柄幸竊柄必欲盡箝  
天下之口然後可以惟所欲爲而衣冠之禍始有  
不可勝言者矣瑾誅餘毒固在群小乘之用固權  
籠而天下始有不勝其禍者矣當是時公顧屹然  
砥柱其間用遏暴漲誠不負御史者公論非公是  
屬顧誰屬耶

附端峰存稿二

邵銳

頃聞簡任留部固出私願揆諸時義似亦却好居  
間竊念大臣義欲有爲於世必其信任日專機會  
可即援引善類布列要地候吾君志大定國是不  
搖然後徐議興革庶保克濟設使任我者旣或未  
專前後左右復鮮同志顧欲屢有建白立致太平  
正恐當事者未必樂從若自己出諸不利者復以  
異議乘之不惟無益且啓不靖而黨事日滋矣不

然有宋仁宗恭儉愛民後世鮮儷更事旣久奮然  
思與范富二賢力圖改革用救極弊兩府臺課舉  
出宿望後相期最仰副

上意遐想是時何等氣勢尚爲權幸所間竟不克  
少酬初志何耶義理無窮事變叵測吾人於此正  
合深思執古御今監戒具在尤不宜容易看過也  
臆說如此第自勇於任事者觀之將必難曰果若  
所言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吾旣就列吾及吾時亟  
欲自效救寸得寸救尺得尺猶賢乎已顧銳熟思  
終謂前說若於事理或有然者輒敢忘其鄙陋就

正有道千萬諒察

附送劉給事中巡撫山東

楊士奇

永樂十九年四月二十有一日

上御奉天門顧群臣若曰朕祇奉天命君天下天  
下之人其尚有未安於業而凍餒愁嘆者乎任牧  
守者其尚有苛刻黷貨而亂章以厲民者乎朕惟  
是孜孜夙夜之靡寧遂分命大臣巡撫天下而各  
副以近臣一人賜之璽書俾所至廉察民所利害  
而爲之興革及牧守者舉其廉能而罷出其貪虐  
於是戶部侍郎李昶兵科給事中劉煥當巡撫山

東山東介河濟連海岱而古魯之域也雖其壤地多肥沃然其人習氣緩慢加以比歲旱澇疫疾之相仍而淪於艱窘雖故周公之國孔孟之邦然聖賢之德化遠矣仕於是者或失其良心誠有如聖諭然者昔漢唐宋數遣使臣行天下曰巡省曰安撫曰採訪皆今巡撫之職所以廣視聽達民隱而其使之賢者多也今之奉命乘輶單厥心推明致公而無厭報焉將使窮山深谷荒僻之人皆得以發舒幽鬱蒙被涵育而樂乎

聖明之世者於上足以副君命下足以光使職豈不偉然有可譽可以擬昔之賢使者歟惟君以愛民爲事天之實惟臣以愛民爲事君之實諸君子是行也太平之責係焉可使有一毫之不至也哉煥字士極疏闔明敏於予有鄉邑之義故於其行也歌皇華之二章酌之酒而申之以詞

附葉伯巨鄭士利傳

方孝孺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他終亦不恨也

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弟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卽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

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晉秦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

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踈間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憤况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

問狀瘦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  
養亦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爲河  
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士利因告於  
師去侍其兄游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  
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  
御史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  
獄中

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言臣二十餘輩  
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  
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他罪可恕莫

敢諫士利獨嘆曰

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

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  
可矣旣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  
曰吾所欲言者爲

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  
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  
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  
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  
虐民耳臣以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



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况不  
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  
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  
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  
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致故必先用  
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  
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知  
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於今未嘗有空印  
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  
以使受者甘心而無詞乎

朝廷求賢士而置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  
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庶能之士非如草管然可  
刈而復生也

陛下柰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是用之才乎臣竊  
爲

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  
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兒子侍行者疑  
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知吾有所事乎我以  
觸

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

諸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

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旣爲

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詞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五終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六目錄

保治弘治上

審幾微

丘濬

正朝廷

丘濬

題正心謹始以隆繼述事

馬文升

題振肅風紀裨益治道事

馬文升

彭韶行狀錄

宋端儀

題講學聽政事

楊守陳

題赦言官以光聖德疏

儲巖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六

謝

新安黃訓集

謝

新安汪雲程校

謝

保治弘治上

謝

審幾微

謝

丘濬

謝

新安黃訓集

謝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六

新安黃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保治弘治上

審幾微

丘濬

臣按誠意一章乃大學一書自脩之首而慎獨一言又誠意一章用功之始章句謂謹之於此以審其幾所謂此者指獨而言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蓋以學者用功於致知之際則固已知其心之所發有善有惡矣亦固已知其善之

當爲而惡之當去矣然其一念始發於心須臾之  
頃端緒之初有實焉有不實焉蓋有他人所不及  
知而已獨知之者是則所謂獨也是乃人心念慮  
初萌動之端善惡誠僞所由分之始甚細微而幽  
隱也學者必審察於斯以實爲善而去惡譬如人  
之行路於其分歧之處舉足不差自此而行必由  
乎正道否則差毫釐而繆千里矣大學釋誠意指  
出慎獨一言示萬世學者以誠意之方章句論慎  
獨指出幾之一言示萬世學者以慎獨之要人能  
於此幾微之初致審察之力體認真切發端不差

則大學一書所謂八條目者皆將爲已有矣不然  
頭緒茫茫竟無下手之處各隨所至而用功待其  
既著而致力則亦泛而不切勞而少效矣臣謹補  
入審幾微一節以爲

九重獻伏惟 宮闈深邃之中心氣清明之際澄  
神定慮反已靜觀察天理人欲之分致擴充遏絕  
之力則敬畏於是乎崇逸慾於是乎戒由是以制  
事由是以用人由是以臨民堯舜之君復見於今  
泰和之治不在於古矣臣不勝惓惓

正朝廷

丘濬

臣按哲宗初政召司馬光於洛問光所當先者光  
首上此疏且以謂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臣竊  
以謂光之此疏非獨當時人君所當知實萬世人  
君所當知者也臣嘗因是而通論之言者心之聲  
也人心有所蘊必假言以發之帝王莫如堯堯以  
言爲試人之則聖賢莫如孔子孔子以言爲知人  
之本是則言之爲言其所關係之大有如此者是  
以自古帝王既自謹其所言尤必求人之言以爲  
已助因人之言以爲已鑑聞則拜之聽則納之卑  
詞以誘之厚禮以招之多方以來之博問以盡之

和顏悅色以受之大心宏度以容之或爲之科目  
如所謂直言極諫者或爲之設官如所謂拾遺補  
缺者或因災眚而下詔以求或因患難而責已以  
訪或爲輪對之制使人人得以自達或設登聞之  
鼓使事事得以上聞無非求天下之言以成天下  
之治以通天下之情是以陳言而善者則立賞以  
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當言不言者則制刑  
以威之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言雖過於訐  
直有所不堪忍者亦容以受之而不加以罪史曰  
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是也夫如是則嘉言罔攸服

君德之脩否朝廷之缺失臣下之賢佞民生休戚皆因言以達之於上有以爲思患預防之計而不至於噬臍無及之悔則天下國家未無危亡之患矣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嗚呼患而謂之大豈非言路不通其患必至於危亡也哉是故天下之患莫大於人君處危亡之地而不自知人臣知危亡之禍而不敢言爲人上者誠能廣陳言之路弘容言之量言之善者有賞言之非者無罪當言而不言者有罰則大臣不至於持祿小臣不至於畏罪而下情上通矣天下國家又豈有危亡之患哉故曰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伏惟聖明留意

題正心謹始以隆繼述事

馬文升

臣切惟人君之要莫大乎謹始謹始之要莫先於正心而正心之要又在主乎敬焉耳蓋敬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本根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能敬則心存心存則德愈謹而後可以凝天命得人心保大業而治道無不隆矣若敬有不存則

心放心放則德不謹而萬事俱不立矣尚何望其  
疑天命得人心保大業而隆治道也哉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神聖之勇始以布衣龍飛  
淮甸東征西伐櫛風沐雨十有八載而有天下在  
位三十二年之間宵衣旰食勞心焦思立綱陳紀  
貽謀作則此心此敬未嘗少忽蓋爲  
聖子神孫立萬世不拔之基以垂之永久其創業  
亦可謂之艱難矣然創業固難而守成尤不易也  
逮我 累朝皆能以聖繼聖以心傳心克寬克仁  
憂勤惕厲所以世底隆平治臻熙皞而無忝於

聖祖也恭惟

皇上養德春宮蓋已有年潛心聖學亦非一日是  
以即位之初勵精圖治任賢去邪敬天法 祖不  
邇聲色不殖貨利勤政事崇儉素却貢獻黜異端  
隆大孝於

兩宮布仁恩於四海躬耕藉田親幸大學凡古帝  
王盛德之事皆有以備之於躬而施之於事矣真  
大有爲之君不世出之主也天下蒼生無不延頸  
以望至治使能存此心始終不渝則真可以四三  
王六五帝可以繼

祖宗可以陋漢唐而皇明之大業可以保之於億萬斯年而不替矣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主之大戒也天命人心去留靡常人主所當察也皇上纘紹洪基當民窮財盡之餘兵廢刑繁之際所以凝皇天之眷命者在是所以收天下之人心者在是兢兢危懼此心豈可以一時而不存乎此心一有不存不流於聲色則流於貨利不入於游逸則入於奢侈一或有之皆能敗德敗度而於前所謂帝王之盛德或有少損而不能保其終矣且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接見臣下而能致治者近

日百司言事之人往往欲

皇上接見臣下是亦忠愛之至臣以爲

皇上未接見臣下非終於不接見蓋亦有所待焉

耳若常如今日臣恐君臣之情上下不通亦未可

以言治矣昔伊尹告太甲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民罔常懷懷於有仁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天位

艱哉蓋欲太甲敬天勤民而保天位也傳說告高

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於茲道積

於厥躬監於先王成憲其未無愆蓋欲高宗脩德

法祖而常無過舉也厥後太甲高宗爲商令主伊



尹傳說為商名臣治道之隆蓋有以也况邇來各處水旱災傷天鳴地震是皆天變之大皆上天仁愛人君之意此正法古脩德應天以實而不以文之際也伏望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而天命之靡常思今日守成之不易而人心之罔定退朝之後萬幾之暇節膳寡慾以頤養天和澄心靜慮以默思治道日御便殿召見儒臣或俗說大學衍義或誦讀貞觀正要及通鑑綱目等書曲為辨析孰為道心孰為人心某帝存此心而治某帝不存此心而不治用是以

親決萬幾蓋事事有不難矣仍望於太皇太后皇太后兩宮益隆其孝養於親王介弟益篤其友愛凡內外官員或有奇技淫巧之獻必禁之而責其人珍禽異獸之貢必却之而塞其壘或大政事之疑必召內閣大臣面議而後行或文武大臣有缺必召該部正官詢訪而後用於緣邊將官不時降勅戒飭務在保境以安民於在京武備勅令總兵等官嚴加訓練足以防奸而禦侮科道為朝廷之耳目若有小過曲賜其寬貸大臣為人君之股肱務存大體特為之優隆左右譽

一人之善必究其所自來毀一人之短必詢其所  
從始內臣之中察其醇謹老成者則親信而任用  
之浮躁回邪者則疎遠而防馭之大臣之中察其  
忠良者委任之不二便佞者罷逐之無疑於  
后之家重加賞賚而不假之以權於  
外戚之屬  
厚加優待而不任之以事賞所當賞而不致太濫  
刑所當刑而不致太僭浪費錢糧宜加減省無益  
齋醮不必修建於  
宗室則推恩而昭德於四夷  
則厚往而薄來廣開言路以防壅蔽時接臣僚以  
通下情畿內百姓差役浩繁所在地土宜暫免踏  
前而我

祖宗列聖真可繼述不忝而於天變亦可以少弭  
矣臣本以庸才叨總風紀日夜思惟無由補報伏  
望少寬鈇鉞之誅俯納芻蕘之語身體而力行之  
天下幸甚臣不勝戰栗恐懼之至爲此具本親賫  
謹題請

旨

題振肅風紀裨益治道事

馬文升

臣切惟贊襄治道固在於百司糾正百司莫先於  
風紀風紀振則百司自爾各盡其職百司盡職則  
庶績咸熙而治道隆矣自古君天下者未嘗不以  
此爲先務焉洪惟我

朝稽古定制在內設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  
史以司彈劾在外設提刑按察司以兼理都布二  
司軍民又設各道分巡以肅清一道巡按御史總  
監察焉良法美意至詳且密所以百餘年間相維  
相統內外肅然近年以來風紀不振是以奸宄得  
以逞其邪謀羣小得以恣其欺罔賄賂公行紀綱

日紊帑藏錢糧浪費空虛貪官污吏肆無忌憚仰  
惟

皇上嗣登寶位崇重臺諫俾之盡言所以奸邪敗  
露羣小屏逐風聲頗振百司知警治道之隆端有  
望於今日矣臣猥以庸才荷蒙

聖恩擢總風紀受命以來夙夜兢惕捫心揣已無  
由仰荅 知遇之隆進言納忠庶幾少效涓埃之  
報謹以振揚風紀裨益治道一十五事條陳伏望  
皇上留心採納俯賜施行臣不勝幸甚天下幸甚  
今將所言事件開坐謹題請

一選賢能以任風憲切惟御史爲朝廷耳目之官任風紀之重必須得人方稱厥職我

朝自洪武末樂宣德年間不分進士知縣教官皆得除授但選之甚精而授之不苟至正統年間朝廷頒降憲綱新進初仕不許除授御史至正統八年進士復得除之成化六年仍遵憲綱凡遇御史有缺止於進士出身知縣并行人內取中間多有不分賢否但資格相應皆得授任所以未盡得人如蒙乞勅吏部行移各處巡撫

都御史并巡按御史并布按二司官各於所屬進士舉人除授到任六年以上知縣內從公推訪廉慎公勤政績昭著民心愛戴實有聲譽者明白具奏遇有御史員缺吏部據此并於考滿行人博士內行取如果六年以上知縣員少於辦事二年以上進士中選取仍照例會同本院官考選具奏除授若所舉不實事發連坐以罪如此則御史皆得其人而風紀爲之振肅矣一禁撫拾以戒賍官自古嚴賍吏之法所以爲安養斯民之計也蓋賍吏之害民猶稂莠之害嘉

谷稂莠不除則嘉谷無以遂其生。賍吏不去則良民何以安其所。我

朝於文職官吏受賍不分賍之多寡罪之重輕俱罷職役不敘枉法滿貫充軍其所以定賍吏之法可謂嚴且重矣。比先年間巡按御史并按察司官拏問貪賍官吏事無所枉俱不敢撫拾具奏其風憲官員得以展布四體而有司官員不敢恣其貪酷。十數年來文武官員被人具告貪賍等項重情巡按御史按察司官行提到官對證明白律該爲民充軍者往往讎怨原問官

員撫拾虛詞朦朧妄奏輒將原問御史等官奏准差官提解來京或就彼與先問囚犯一同對理縱辨無干受辱已甚稍有小疵多致降謫虧損國體沮壞風憲莫甚於斯。以此風憲官員互相效尤各保職任坐視賍官不敢究問以致法度廢弛貪污恣肆而小民不得蒙至治之澤如蒙乞

勅法司今後凡貪賍等項官員被巡按御史按察司官提問明白追有賍私律該爲民充軍不分已未發落妄捏虛詞撫拾原問官員者或另

行差官或備行巡撫等官先行提吊一千人卷  
勘問明白別無冤枉委係撫拾該充軍者發極  
邊衛分充軍該爲民者發口外爲民若御史按  
察司官果有冤枉及違法情罪明白叅奏按察  
司官行巡按御史就彼提問御史罪重者行提  
來京情輕者候巡按滿日到京叅送問罪不許  
輒便將御史等官一槩奏提及就彼與原問囚  
犯一同取問仍行各處按察司出榜於所屬張  
掛曉諭如此則貪官知所警懼而風憲不致沮  
壞矣

一擇人才以典刑獄切惟刑者國之重事死者不  
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而司刑者不可不得其  
人也得其人則刑罰適中而下無冤民不得其  
人則刑罰濫及而上干和氣故雖臯陶掌刑而  
帝舜有明允之命呂侯司刑而穆王有敬明之  
戒是則司刑之官豈可不慎擇其人而任之哉  
我

朝舊例凡各處按察司官有缺吏部於兩京法  
司御史郎中員外郎主事評事等官內除授都  
布二司理問所斷事理問及各府推官有缺俱

於法司歷事舉人監生內除授尚不得入遞年  
以來吏部將各處知府除授副使府同知知州  
除授僉事而推官斷事等官一槩以年老監生  
除授且前項等官多有不識憲體不諳刑名問  
刑之際止憑奸吏任情出入傷天地之和召水  
旱之災未必不由於此及各處巡撫按并三司  
官多有將推官理問斷事往往差遣赴京或別  
項公幹經年半載不得回任以致問刑缺人尤  
爲誤事如蒙乞

勅吏部今後各處按察司不分問刑管屯整飭  
兵備等官有缺俱於法司辦事進士及歷事年  
力精強舉人監生內除授不宜似前一槩濫除  
仍乞

勅內外問刑衙門以欽恤爲心以人命爲重務  
求真情勿致虧枉仍行各處撫按等官不許將  
推官理問斷事違例揆便差遣有誤問刑如此  
則司刑者各得其人而刑不至於枉濫矣  
一責成效以革奸弊洪惟我

朝設按察司以總理各道以肅清郡縣無非欲  
振揚風紀彰明憲度俾官吏守法而小民之獲

安也其分巡官出巡往回月日亦有定制洪武永樂年間各處分巡分管官常川在外徧歷所屬接授詞訟禁革奸弊宣布教條訪察民隱所以貪污知所警懼軍民不被殘虐近年以來多有顧戀妻子罔肯出巡所過州縣暮到朝行甚至偏僻去處經年不至地方事情全不留意官吏貪酷若罔聞知所以政令日墮而奸弊滋甚矣必須定與期限庶可責其盡職如蒙乞

勅各處巡撫巡按等官今後布按二司分巡分管官員每年春二月中出巡七月中回司九月

即出巡十二月中回司務要徧歷所屬每處所住不拘日期凡貪官污吏蠹政害民及一切興利除害之事有益地方者務在舉行每季終分巡官將問過贓污官吏名數追過贓罰等項數目及完過勘合詞訟分管官將催完過錢糧撫安過人民并一應合行事件各開報撫按處查考撫按回日仍具略節總類開奏乞

勅該部候三年六年考滿之時據此黜陟若推奸避事曠職苟祿不依期限按自回司者許巡按御史指實參奏究問若有地方緊急事情應



回與撫按計議者不拘此例如此則官無瘵曠而奸弊爲少革矣  
申命令以修庶務洪惟我

朝洪武未樂以來於各邊添設將官假以節鉞之權以鎮守其地各處設都布按三司授以方面之寄以分理庶事無非欲振揚威武修飭邊備以防外侮之侵承流宣化激濁揚清以造生民之福彼時各官奉公守法仰副委託所以朝廷無外顧之憂生民免流離之苦近年以來各邊將官中間多有指以進貢爲名肆意科斂軍

士廣置第宅恣情燕樂軍馬凋弊而不整邊備廢弛而不修一遇有警動輒請兵其各處三司官亦皆因循苟且惟望陞遷瘵曠逢迎罔思補報錢糧侵費詞訟不清小民控訴無門盜賊任其滋蔓此皆方今之弊而所當痛革者也伏望皇上降勅切責各邊鎮守總兵并各處都布按三司各巡撫官員務要下思享祿位之榮上念朝廷付託之重洗心滌慮改過自新爲鎮守總兵者用心操練軍馬脩飭邊備務使軍士精銳威武振揚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爲巡撫三司者

務使朝廷恩澤之下布郡邑貪污之斂迹倉廩  
充實軍民安妥凡百政令無不脩舉如仍蹈前  
非許巡按御史從公糾舉 國典具存決不輕  
貸如此則命令申嚴而庶務益脩矣  
一逐術士以防扇惑切惟禁門不許擅入者所以  
防大奸也左道邪術之有禁者所以懼亂正也  
故我

太祖高皇帝於大明律及 皇明祖訓皆惓惓  
以致意焉其所以監前代之失而立萬世之規  
者其慮深且遠矣洪武末樂宣德正統年間邪

異之人不敢輕至京師近年以來或扶鸞禱聖  
或書符呪水或燒煉丹藥或假稱耳報一切邪  
術人等往往來京潛住始則出入大臣之家終  
則進入 皇城之內妄言禍福扇惑人心如往  
年李子龍近來李孜省鄧常思之輩夤緣妄爲  
人所共怒莫敢誰何幸而天厭其禍俱已敗露  
然雖敗於一時誠恐復於後日若不嚴立重禁  
何以警戒將來如蒙乞

勅各該衙門行令巡城御史及五城兵馬司并  
錦衣衛巡捕官校嚴督地方人等各於所管地

方逐一挨訪除軍匠旗校監生吏典承差知印  
天文陰陽生醫士上納糧草之人外若係邪術  
之人不分有無文引無故來京潛住妄言禍福  
者俱要趕逐出京若一月不出仍前在京潛住  
者捉送法司問擬明白軍發極邊衛分充軍民  
發口外爲民仍乞

勅守皇城四門內外官員今後務要用心關防  
搜檢但有前項之徒及不係內府工作人役擅  
入皇城者就便捉獲具奏送問如有故違事發  
一體治罪如此則邪術有禁而人心不至於扇

惑矣

一擇守令以固邦本洪惟我

朝設官分職各有體統上下相維以臻治理即  
古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之  
意也今在外之官方固重而守令爲尤重蓋  
守令爲親民之官得其人則民受其福不得其  
人則民受其殃自古願治之君未嘗不以守令  
爲重往年知州知縣未盡得人該學士李賢奏  
准凡遇朝覲之年吏部於聽選監生舉人內不  
分附選遠近考選銓除臣曾陝西巡撫之時亦

會具奏於進士舉人內選擇除授以此大州巨邑民頗受惠近年以來各處知州知縣有一年不曾除授者甚至有二年除授不到者詢其所以蓋由吏部每選考試之時無堪任守令之人以此正官既缺佐貳管事遲一日則民受一日之害且堂堂天朝豈無其人蓋因拘於附選年月所以不得越期除授誠恐豪傑之才坐淹歲月多致衰老不得實用臣實惜之如蒙乞勅吏部查照大學士李賢奏准事例每年一次於聽選舉人監生內考選年力精強堪任知州

知縣者若干人臨時於各衙門辦事進士內相兼選用不許將雜行之人除補仍預訪州縣之煩簡斟酌人才之高下除授其四川雲南廣西福建路途遙遠江水險惡所除官員一年之上方得到任若候缺到方纔除去不無太遲亦須照缺預先一年除授前官縱有事故亦不至於一年之久至於布按二司官各府知府乃守令之綱也所係甚大尤宜慎選陞用俾嚴考守令之賢否以報撫按撫按覆考是實轉達吏部吏部再加訪察以憑黜陟如此則守令庶得其人

而政事脩矣

一嚴考覈以示勸懲洪惟我

朝舊制凡在京各衙門屬官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之時本衙門考覈後俱送都察院考覈初任稱職者

朝廷給與 誥勅封贈其親不稱職者不得關給且有黜焉此乃勸善懲惡旌廉戒貪卽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也比先年間依此考覈人無異言近年以來各衙門屬官因見本堂上官考稱本院詢訪行止平常考作不稱者輒便

捏詞具奏或造謗言原考御史多被連累自此因循虛應故事以致賢否不分廉貪無辨祖宗勸懲之典廢弛殆盡若不從公考覈無以儆戒百司如蒙乞

勅六部等衙門堂上官今後考覈屬官務要察其平昔行止斟酌出與考語若本院考覈不稱職官員敢有似前捏詞妄奏原考御史者許十二道御史將本官實績劾奏有贓者問罪罷黜平常者降調外任其本官委係廉能而御史挾私考作不稱者一體治罪如此庶舊典不致廢

墜而官僚知所做戒矣。一禁公罰以勵士風切惟科罰科歛法律所當最禁者也。邇來人心不古貪風愈盛天下府州縣官員不才犯此者固多中間有等曾經旌獎或上司禮待稱爲賢能者往往假公營私罰取百端一年之間所罰銀不下數百餘兩甚至千有餘兩者誠恐議論欲掩人之耳目或領支脩理學校或給發盂造衙門官用者百無一二入已者十常八九其三司官指公用爲由亦各濫罰財物

憲宗皇帝明見此弊之甚曾降戒諭之勅比之穿窬之盜今弊尤存尚不知改且兩京爲天下之本四方之極源清則流潔表正則影直兩京各衙門屬官中持正操節者固多而濫罰財物亦有及供送柴薪皂隸到京正數已足縱容家人指要銀兩致民嗟怨有玷士風如蒙乞

勅各處巡撫巡按并布按二司各行分巡分守官員嚴加禁約所屬不許似前公罰財物虐害小民敢有不悛從公體訪得實不分有無原告就便拿問如律其三司官尤須律已正人毋蹈

經濟錄卷六  
二十  
前轍如有故違巡按御史即便糾劾仍乞  
勅南京堂上官各戒所屬以革前弊益敦廉恥  
之風共助維新之治如此則庶官各知所儆而  
士風爲不偷矣

一廣儲積以足國用切惟自古君天下者莫不兢  
業自持省財節用恒以國用之不足爲憂洪惟  
我朝

列聖相承或能愛惜民財不肯妄費雖賞四夷  
不過綵段所以內帑金銀常有數百萬之積近  
年以來群小用事妄興造作欺罔多端以致府

庫爲之空虛天下爲之困憊

皇上嗣登寶位賞賚未周而內藏已蕭然矣况  
天下府州縣倉廩俱無數月之糧而各邊亦止  
有二年之用萬一邊方有事或水旱災傷將何  
以濟興言至此深可寒心如蒙乞

勅戶部通查在京及天下方面府州縣衛所大  
小文武官員及各王府宗支一應軍士若干共  
該支本色俸祿糧若干折色銀鈔若干通計天  
下歲收稅糧金銀若干鈔貫若干有無勾用如  
果不足作何區畫使不缺乏及內帑前項已空

之數如何措置使之充盈或造鈔貫或鑄銅錢  
或清理鹽法或查勘屯田或開辦天下之稅課  
或清查各處之船料凡理財之方足國之計無  
擾於民有益於國者宜從計處具奏定奪如此  
則儲積可廣而國用爲之少足矣

一恤士達以防後患切惟思患預防有國之大事  
防微杜漸保治之良圖臣切見順天府所屬固  
安永清武清灤縣及保定等州河間等處洪武  
永樂年間原安插土達不下千戶百十餘年生  
齒日繁雖同編氓終係異類卽今精壯男子恐

有萬餘爲官止憑俸祿而俸祿爲有限在鄉者  
全藉田土而田土爲不增况達官折俸銀兩比  
先年間按季關支近來過二三季度或一年不得  
關支者賴此養贍別無營生一有不足爲盜行  
劫勢所不免萬一邊方有警不無乘機剽掠事  
之可憂莫大於此必須使之得所庶可保無後  
患如蒙乞

勅戶兵二部計議將在京各衛達官折色俸糧  
務要按季關與及將在外各處土達如果田土  
不足者或將空閑地土或將入官莊田分撥各



人耕種使足養其妻子不致失所以絕爲盜之心以杜覬覦之念或選立屯長使有統屬或拘官操練得食口糧該管官員加意存恤果有違犯治之以法凡可以立久遠之規弭後日之患者宜從計處具奏定奪如此則撫恤有方而不貽患於後日矣

一清僧道以杜游食切惟天下之事有當緩而所係急者僧道是也蓋所緩者僧道也所係急者民食也若視僧道爲緩而不嚴加清查則游食者日衆而民食恒不足矣我

僧者許科道官糾勘拿問仍通行各處撫按等官督責官司嚴加查勘但係新修私創寺觀即便折毀併於古刹大寺觀其中但有原無度牒行者道童即令還俗當差敢有私創庵觀及容隱未度行者道童收爲徒弟者各問發口外爲民寺觀任持還俗爲民僧道官罷軟不舉者罪同所司官員容隱者亦治以罪仍通行天下撫按出榜嚴加禁約仍令各寺觀按月開報不致故違重其結狀付所在官司查考如此則僧道無濫度之弊而民食不致費矣

一敦懷柔以安四夷切惟四夷來貢者慕化之誠  
朝廷優待者柔遠之道此前代之所行亦我  
朝之故事也洪惟我今古之德若民歸不廷  
太祖高皇帝膺天明命汎掃胡元無不天下  
太宗文皇帝神武雄畧威振朔漠四夷八蠻罔  
不來貢賜以綵段衣服待以下程筵宴十分豐  
厚使之厭飫所以畏威感恩繼夷悅服自成化  
年間以來光祿寺官不行用心局長作弊尤甚  
凡遇四夷朝貢到京

朝廷賜以筵宴與之酒飯大宴品物頗可而朔  
望見辭酒飯甚爲菲薄每牒肉不過數兩而骨  
居其半飯皆生冷而多不堪用酒多攪水而淡  
薄無味所以夷人到席無可食用全不舉筋且  
朶顏等三衛海西等處達子女直固不爲意而  
安南朝鮮知禮之邦豈不譏笑臣昔往遼東整  
飭邊備曾聞夷人怨言亦嘗具奏蒙

憲宗皇帝勅令禮部光祿寺凡遇宴待夷人禮  
部該司官并光祿寺堂上官各一員巡看一時  
頗可今猶如舊臣若不再言年復一年益加苟  
且非惟結怨於外夷其實有玷於中國此事雖

小關係甚重如蒙乞其賞於中外中國北事  
勅禮部查照洪武永樂年間事例及平益  
欽奉累朝奏蒙詔旨行令光祿寺今後凡遇外  
夷朝貢到京或該筵宴或朔望見辭酒飯務要  
照依先年定例差官看視下飯斤數不許短少  
飲食菜蔬俱堪食用酒亦不許攙水今後除筵  
宴外其午門外夷人酒飯仍令每日侍班御史  
巡看但有似前剋減酒肉十分菲薄者許將光  
祿寺官并局長等參奏拿問如此庶使懷柔有  
道而得外夷之歡心矣

一節財用以甦民困切惟爲國莫先於愛民愛民  
必先於節用苟不節用必至於傷財傷財必至  
於害民雖有愛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仰惟  
皇上嗣登寶位之初重下寬恤之詔示以憫念  
小民凡事減省之言此卽大禹克勤克儉文王  
視民於傷之盛心也天下蒼生無不欣戴且我  
朝洪武永樂洪熙宣德年間生養休息軍民富  
足故雖外征北虜內營宮殿樂於趨事未嘗告  
勞自正統十四年以後天下多事民始覺困自  
成化年間各處鎮守等官爭相進貢科取百端

民愈凋憊加以山西河南陝西連年荒旱不收  
有司素無儲積民之死亡過半田土荒蕪而稅  
糧如故北直隸山東之民養馬供柴而征徭尤  
重江南各省人民輪納京儲及供兩京物料民  
困財竭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若非節財之用生  
養休息十數餘年豈能蘇其困憊然節用之道  
必自內府減省始如蒙乞

勅戶禮工三部各查 內府衙門自洪武永樂  
洪熙宣德正統年間一應供用之物如油蠟猪  
羊鷄鵝及擡柴夫工價銀兩等類某年用若干

某年添若干通查明白逐一上陳

御覽斷自 宸衷量加減省一分則民受一分  
之惠就爲定例不許各衙門再行具奏增添尤  
望

皇上自今凡百用度賞賜更加樽節罷不急之  
修造裁冗食之人員則帝王克儉之盛德復見  
於今日而民因爲少蘇矣

一足兵戎以禦外侮切惟爲國之道足兵爲先兵  
有不足外侮何禦書曰張皇六師兵法曰忘戰  
必危是知自古莫不以兵戎爲重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創制之初設衛籍兵天下之軍共有數百餘萬即今百十餘年而逃亡死絕者過半蓋由里老埋沒而無籍冊之可查衛所作弊而無文卷之可憑雖有清軍御史而清出者百無二三雖解到衛所而隨逃者十常八九若再加百年絕故愈多此軍士消耗之弊如此也其見存之軍江南者俱各守邊備倭饋運糧儲江北者俱赴京邊輪班操備而在衛守城不過老幼數百人都司操練止有餘丁一二千名居重馭輕京師軍士雖有二十餘萬南京官軍雖有

五萬之上然多有名無實况騎射之未精什物之未備加以連年做工疲困已極輪班往返艱難尤甚此軍士見存之弊如此也消耗之軍既不能復見在之數又不堪用兵戎誠爲不足遇警將何調用况今胡虜猖獗於甘涼出沒於西北強賊又哨聚於江右此皆腹心之患而大有可憂者如蒙乞

勅兵部通行天下都布二司各行所屬衛所州縣有司將所管各里軍戶充軍衛所官旗姓名逐一查理明白衛所各將所管軍人姓名籍貫

充軍來歷年月審勘無差各備造文冊江南者  
送南京兵部江北者送在京兵部各將洪武以  
來舊冊查對如有差訛即便改正仍收備照務  
要磨勘明白除年遠盡絕外將宣德以逃故之  
數每省各抄謄一本該部照例通行各清軍御  
史嚴督所屬用心清理不許視常虛應故事庶  
奸詐之徒不敢作弊埋沒其京營官軍候營造  
憲宗皇帝山陵畢日乞

勅兵部徑自具 奏請 命本部堂上官一員  
會同各營總兵官將見操軍馬逐一查理先儘

團營務足原額之數其南京各營官軍乞

勅南京內外守備官員會同南京兵部堂上官  
一體清查仍各禁約管軍官員不許私占役使  
及擅撥做工等項致累逃亡後清查完日各另  
回奏仍造冊送兵部查考其見在軍士務要着  
實操練精其騎射養其銳氣一遇征調俾克成  
功如此則兵戎不致消耗而戰守爲有備矣

弘治元年 月 日題奉

欽依這本所言多切時弊該衙門便看了來說  
欽此

彭韶行狀錄

宋端儀

弘治三年彗見天津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韶言軍民利病有二曰正近侍曰慎官爵時左右侵權者衆韶於正近侍條有曰內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爲禍福人所畏憚今兵馬錢糧人匠柴灰盡付其手分例相沿更相倣倣虛名實支遞揜外觀誰能詰之比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下於該部該部承行不復審處是失政體也及至有犯多從寬免有毆人致死者竟不提問或有提問成獄旋復宥之是失刑威也耗財妄費不惟不

禁而反助之死者或有給還葬銀八千兩在者或有許其蓋祠覓地第宅踰制服食求竒於斯極矣聲勢移人望風震懾伏望

陛下靜思及此大公至正以服其心克勤克明以折其氣上法

祖宗乾剛獨斷褒良善而親忠良遠佞媚而斥奢縱事務歸於所司威福必由已出則萬世永圖也終篇又言臣獲隨午朝竊念日奏尋常起數於事無補但於

祖宗勤政之典乞師其意可也臣願自今午朝

惟讓經邦急務如吏部有大陞除禮部有大災異  
戶部兵部有緊急錢糧邊報工部法司有緊關工  
程囚犯之類許令先期開其事由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侍衛一如午朝之儀事該  
各衙門會議者各官就於御前公同計議如吏部  
陞除大臣明言某官才德堪任某官資望未可之  
類內閣輔臣亦同議可否事體既定就行口奏取  
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若係本衙門自行者亦就  
御前逐一陳說有無故事兩疑情由請  
旨定奪若是事體重大一時難決聽各官先行博

議於下候至朝時再議奏行仍乞溫顏俯詢曲折  
如此不惟世事日熟

聖明耳目而群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有事則行  
不分寒暑無事則止勿勞 聖駕既不廢午朝之  
典又可率群臣興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自  
可次第張弛矣

上嘉納之

題講學聽政事

楊守陳

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  
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臣於孟子固非其倫然而敬



君之誠則雖異世而同心孟子見一侯國之君尚  
陳堯舜之道况逢天王之明聖者乎臣請陳之而  
陛下擇焉夫堯舜之道一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  
而爲出治之本也又曰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  
達四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致治之綱也本  
立則末自茂綱舉則目自張故不勞而庶績熙無  
爲而天下治也今

陛下聖哲天縱德學日新自 御極以來屏去珍

玩奇寶放遠奸臣邪術登用正人聽納忠良躬覽

題奏而日勤政務若此不懈可爲堯舜之君故天  
下皆忻忭踴躍翹首企足以望唐虞之治獨臣之  
愚猶有過慮蓋革故而正始猶易持久而保終實  
難自昔願治之主內得弗深外資弗博鮮有不始  
勤而終怠前得而後失者臣昔忝宮僚伏觀

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未嘗降一睿問以窮究  
聖賢之奧旨儒臣肅然進退畧陳訓詁未嘗進一  
詳說以備極帝王之全道理欲危微之辨何自而  
明知行精一之功曷從而盡臣恐

陛下之得於內者未若堯舜之深也今

陸下朝時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風儀而已至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退朝之所閱覽者惟百官之題奏而已至於諸司之條例群吏之情弊何由見之宮中之所聽信者惟內臣之語而已至於千官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之煩言何由聞之賢才不能以自達聰明時有所偏弊臣恐

陸下之資於外者未若堯舜之博也內得未深外資未博如木之方植而易搖如泉之始導而易塞倘獲銳志少懈欲心漸滋則今日之所屏棄者異時將收而愛之今日之所放遠者異時將召而親之今日之所登用者異日將憎而黜之今日之所聽納者異日將厭而拒之今日之所勤覽者異日將嫌而麾之豈能始終如一而純乎堯舜之道哉此臣之所以過慮也伏望

陛下導用

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常御早午二朝以聽政其大經筵及早朝只如舊儀可矣若小經筵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

陛下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輒賜清問若復有疑更

加評詰講官或內則侍班諸臣佐之而覆解詳釋  
旁引曲論必待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凡聖賢之  
旨帝王之道與夫理欲危微之所以辨知行精一  
之所以盡以及人臣何者爲賢何者爲否政事何  
者爲得何者爲失天下爲何而治亂歷代爲何而  
興亡若此之類皆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  
而無懈凡四書五經

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於文華  
殿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之右  
廂

陛下退朝常御後殿或前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  
政一遇經書題奏或有奇字奧旨則錄示講官使  
解或召問使對一日之間

陛下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  
而心清惑少而理明當夫萬幾閒暇之際日氣清  
明之時湛然凝思常恐欲心長而理心微邪佞進  
而忠良退以致政事多失天下不安凡一念之萌  
一事之作惕然警省必務去人欲而循天理遠小  
人而親君子以致政事皆得天下又治心常得其  
正事常執其中則

陸下之得於內者深如堯舜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則

陸下御文華殿而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六科各輪番列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皆先用揭帖畧節口奏

陸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鎮守官巡撫巡按方面及府衛正官有自任所來見者皆條列地方之事亦畧節口奏

陸下令諸司承旨而議行有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任而諭戒之若有大政則

陸下御文華前殿召內閣及府部院寺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謀而勿相推避事必求其當而無或苟且議若未當則許諫官駁正必得至當歸一之論

陸下更審處而行之其餘具本進者召內閣大臣面議可否而批荅之凡文武大小官員當奏事之餘見辭之際

陸下必俯降辭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諸司之利弊兵民之休戚年歲之豐凶下至五方之風俗四夷之情狀俾各從實以對言有忠謹切實者

輒議行之其說便諂諛者則斥逐之愚惑狂直者則容恕之譽訥不能言之令具本奏之俾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合天下之耳目爲一已之聰明則

陛下之資於外者博於堯舜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精一執中爲腐談詢岳達聰爲迂說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答謂政事不必與群臣面議但如近世之聽日講以示虛文御午朝以應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旨批答謂可以致治則豈有不立其本而末能茂不舉其綱而目能張者哉臣

恐積年之弊未革而將來之患難測不但如前所過慮者而已今之積弊不可勝數姑舉其一二若官鮮廉恥之節士多浮華之習教化陵夷刑禁懈弛俗尚侈靡而財粟滋乏民生困窮而盜賊日繁雖在平時亦爲可慮若列衛之城池不脩諸郡之倉庫無蓄甲兵朽鈍行伍空缺將帥驕墮而不知兵士卒疲弱而不諳戰一或有警何以禦之若此者今尚可理後必難爲如船之弊漏益大將不可濟如人之疾病愈重將不可藥此有識者之所深憂而臣常爲之朝思夕慮或至於廢寢忘食者也

書曰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伏望

陛下力行堯舜之道而深得於內博資於外則積弊可以漸革善政可以漸成所謂本立而末自茂網舉而目自張殆見庶績咸熙萬邦協和一如唐虞之治矣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又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臣雖無大人之德而

陛下志行仁義實可爲堯舜之君故臣敢陳前說而不敢效小人之爲容悅也伏惟

陛下裁擇臣在去歲恭覲

陛下嗣統承天用賢納諫而臣忝侍從之久義當忠言遂爲此奏然以

先帝梓宮在殯初政最繁

陛下方憂勞不暇故此奏不敢遽進尋蒙

聖恩擢居吏部非復弼諧論思之職故此奏不敢冒進今念臣當六旬衰老之餘三年疾病之後精力方憊神志且頽誠恐一旦病不能起遽先朝露則區區忠敬之心無由得盡抑恐

陸下雖負堯舜之資而群臣莫陳堯舜之道徒襲  
近世弊政而無以成唐虞之治也故敢以此奏進  
之伏望

陛下恕其冒越之罪矜其忠敬之心俯垂聽納則  
非徒愚臣一身之幸而已

題赦言官以光聖德疏

儲燿

臣等竊見都給事中龐泮等監察御史劉紳等頃  
因上言免差官校提解武岡州知州劉遜  
皇上震怒俱下之錦衣衛獄數日以來內而臣工  
外而軍民莫不私憂竊嘆以爲龐泮等不諳事體

觸忤聖心卽其所言不爲無罪所可惜者

皇上之盛德國家之大體不可因此一事而有所  
損爾仰惟

皇上卽位以來明目達聰用言聽諫狂直者每賜  
優容抵牾者未嘗斥逐虚心從善以義斷恩有古  
帝王所不及者聖德昭彰已十年矣今乃因其言  
事一有不當舉六科十三道盡下之獄此雖泮等  
有以自取然以

皇上十年納諫之美而遽然有此傳之四方不能  
無議書之史策不能無疑因一事以掩前功以小

故而妨大德此臣等所以竊爲

皇上惜也且泮等建言亦其職業但今次所論劉  
遜之事意傷於急遽詞失於婉曲然原其心蓋仰  
賴

聖明在上素有以聽用其言是以隨事納忠不避  
煩數則其情固可矜而罪亦可畧也况科道官乃  
朝廷之耳目凡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時政之  
得失百官之邪正皆得言之是以古之帝王及我  
祖宗建是言官必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以充厥  
職有一言之善者卽賜施行雖多言不當者亦不

加罪所以獎異而優容者惟以養其敢言之氣使  
之森然立於殿陛之前於以扶持正論消沮邪謀  
爲廟社之福若摧折之囚繫之中人之資守道徇  
義者少趨利避害者多彼惟知緘默觀望持祿保  
位而已他日脫有大事誰復爲

皇上言哉由是論之摧辱言官蓋非人主之利也  
自泮等下獄科道一空攝事署印盡委之人糾儀  
侍班皆曠其職惟此異常之事豈宜清明之朝  
皇上臨御之時視瞻所及及燕閒之處思慮所經  
未必不惻然有動於宸衷也昔唐太宗嘗謂侍臣



曰比見人來奏事多有怖懼言語致失次第尋常  
奏事情猶如此况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  
有諫者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爲忤若即嗔責深  
恐人懷戰懼豈更肯言貞觀六年陝縣丞皇甫德  
參上書忤旨太宗以爲訕謗侍中魏徵進言曰自  
古上書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則不能起人主之心  
激切卽似訕謗惟詳其可否太宗曰非公無能道  
此者今賜德參帛二十段故臣等嘗論唐太宗非  
惟能容人之諫又導人而使之諫非惟不怒人之  
諫又賞人而使之諫故貞觀之治庶幾成康寔其  
屈已納諫所致也欽惟我

朝列聖尤喜諫諍臣等不能悉舉謹具一二事以  
言洪武初年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太祖厭其迂  
衍怒欲罪之群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  
詆謗罪當誅

上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朝廷耳  
烏可深罪乎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  
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  
向非宋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洪熙初大理少  
卿弋謙數言事有言其賣直沽名者楊士奇對曰

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

仁宗雖不罪譙然免其朝參令專坐司視事自是  
一月餘言事者少

仁宗諭士奇曰自免弋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  
可言遂令士奇就前草勅引過命弋譙如舊朝參  
令百官言以譙爲戒此

祖宗之聖德明訓

皇上所當祖述憲章者也今龐泮等不識事體縲  
絏下獄已示之罰矣伏望

皇上廓天地之量霽雷霆之威沛發明詔不日而  
赦之則不惟泮等心懷感愧益圖報稱而內外大  
小之臣六軍萬姓之衆莫不歌詠聖德惟忻交通  
四方傳之以爲盛事史策書之以爲美談德業之  
盛名譽之美真可以匹休

祖宗而貞觀之治有不足言矣然此豈高遠難行  
哉惟在 聖心獨斷一轉移之間爾臣等待罪大  
臣義同休戚是以昧死以盡惓惓之愚忠惟  
皇上赦臣等之罪而採納焉

皇土殊百弊之罪而新編錄

百義同本知兵以和以公講對治之愚忠

辨非本 聖心勝德一博涉之問爾可

歸宗而真屬人心有本無言矣然其言

名譽之美其可

人之意久矣論論

小文聖人其

殊之國不

皇明名臣經濟錄

卷之六

...